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二四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一

書

問答

一本作知舊
門人問答

答董叔重 錄

示喻日用功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爲佳讀書亦是如此先自看大指却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易字之說前累奉報鄙意但不欲學者切切於此不急之外務耳必欲與名相稱則以叔重易之蓋取通書其重無加焉耳之義如何如何

答董叔重

所論心之存亡得之前日得正思書說得終未明了適答之云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存則正不存則邪不知渠看得

復如何也但來喻所謂深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拈出此字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功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

答董叔重

書中所喻兩義比皆改定大學在德粹處孟子似已寫去矣但所疑搜尋急迫之病恐是用心太過使然所云發見之端只平日省覺提撕處便是只要人就此接續向下推究令其開闢即不曾說等待尋討將來做功夫也今所改者亦其詞有未瑩或重複處耳大意只是如此也

答董叔重

所喻數說甚善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間爲佳不

然徒爲空言無益而有害也

答董叔重

君子務本一章集注云本猶根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
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其道自生如
孝弟則是行仁之本不務乎此則仁道無自而生也銖
竊妄謂仁固孝弟之本有仁而後有孝弟伊川曰仁是性孝弟是用
然仁道生也生莫先於孝弟蓋其油然而發至精實而
無偽自然不可已者莫如愛親從兄之心故伊川曰仁
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愛則仁之施仁則愛之理也仁
者愛之理而愛莫大於愛親故推行仁道自孝弟始是
乃行仁之根本也根本既立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至於廓然大公無所不愛而有以全盡其仁道之大

則皆由此本既立而自生生有不可遏者耳此所謂本立而道自生也生者生生不窮之意伊川所謂其道充大是也非無本而漸生之謂猶之木焉根本既立則枝葉生茂而不可已苟無其本枝葉安自而生哉又程子曰盡得孝弟便是仁恐在盡字上是聖人人倫之至之意蓋孝弟亦通上下而或人謂由孝弟可以至仁則孝弟與仁是二本矣妄意揣度如此乞賜逐一垂誨

大槩且用此意涵泳久之自見得失後皆放此

程子曰循物無違謂信竊謂物者事物之物有是事則循是事而無所違無是事則不鑒空而爲之說此與以實之謂信意相似或者謂物者理也實循是理而無所違有反身而誠之意蓋孟子有諸已之說不知是否又

程子所謂盡物之謂信者銖所未喻豈盡已之謂忠者
處於已者無不盡盡物之謂信者施於物者必以實歟
則必以實施於物者亦無不盡矣其所謂表裏内外者
蓋惟其存於已者必盡則其施於物也必實在已自盡
之謂忠推是忠而行之之謂信雖然曾子之三省必亦
各致其功未必恃此而責彼也乞賜逐一垂誨

或者之說非是

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銖昔嘗問此語於先生
先生曰體猶體物之體猶易所謂幹事其意若謂人之
生具此形即有此性有此性則有此理與生俱生完具
無欠只爲蔽於私所以不行若能公則此理便自周流
充足不假於外

此理即所謂仁也仁者愛之理

故程子曰仁之道只消

道一公字然伊川又恐人將公便喚作仁故曰公須以
人體之體猶主也銖主也當時雖省記先生是此意恐記得差誤
乞賜垂誨

此下數說大槩皆近之更宜涵泳而實履之不可只如此
說過無益於事也

賢賢易色一章竊謂上蔡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天
下之誠意無以加此好德如好色亦可謂好德之至也
此語似甚精而或者乃謂不若張子韶曰學所以明人
倫也好德不好色則夫婦之倫正似恐不必推說至此
然上蔡之說與伊川所謂見賢則變易顏色愈加恭敬
好善而誠也二說孰精又子夏之意以謂人能如此則
雖人以爲未嘗學子夏必以爲已學也玩其語意則子

夏未嘗不欲人學然其語不無病不若夫子所謂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者爲有本末先後故集註特著吳氏之說所以垂訓者精矣乞賜垂誨

當從謝氏說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一章竊謂程子之意固已明白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此語似甚精而或者乃謂不若張子韶曰溫良恭儉讓固不可以不學要當學聖人之道以求其自然發見者若乃矯僞其行粉飾其容此又聖門所誅也銖竊謂夫子德容至於如是固有德盛仁熟而其自然之光輝著見於外學者之學聖人固不當矯情飾貌徒見其外而不養其中也然容色辭氣之間亦學者所當用功之地而

致知力行之原今不於此等處存養涵蓄學聖人氣象不知復於何者爲學聖人之道乎竊謂學者内外交相養之功正當熟玩此等氣象自別不知是否又儉節制也節制莫是自然有法度繩約之意否溫良讓有和易氣象恭儉有儼恪氣象謝氏所謂泰然如春儼然如秋是也併乞逐一垂誨

如張氏說則鄉黨篇可廢矣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一章銖自幼年則見先生與程先生反復論此一段當時固莫能曉近來思之竊謂程子所謂孝子居喪志有守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者頗爲的當請試言其所思而得之者以求教志者志趣其心之所趣者是也行者行實行其志而有成也父在子

不得專於行事而其志之趣向可知故觀其志父沒則子可以行其志矣其行實暴白故觀其行然三年之間疾痛哀慕其心方皇皇然望望然若父之存而庶幾於親之復見豈忍以爲可以得行已志而遽改以從已志哉存得此心則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吾迫於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無害其爲孝矣若夫其心自幸以爲於是可以行已之志而於前事不如已意者則遂遽改以從已之志則不孝亦大矣豈復論其改之當與不當哉蓋孝子處心親雖有存沒之間而其心一如父在不敢自專况謂之父道則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三年之間如白駒過隙此心尚不能存而一不如志率然而改則孝子之心安在哉故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

而言不必主事言也若乃外迫公議內懷欲改而方且
隱忍遷就以俟三年而後改焉則但不失經文而已大
非聖人之意矣妄論如此不知稍不畔否乞賜垂誨
此說得之然前輩已嘗有此意矣更須子細體認不可只
如此說過

君子不重則不威一章程子曰人安重則學堅固范氏
游氏推明其說精矣然味其經文竊謂恐不若呂氏曰
學則知類通達故不至於蔽固蓋若作一事說則曷不
曰君子不重則不威而學不固乎不重則不威有篤敬
意學則不固有致知意學固無知與行而言而夫子言
之於此則學又自有專說知意
主忠信竊謂忠信蓋誠實之意蓋自理而言則謂之誠
實自人所行而言則謂之忠信其實一也故伊川曰忠

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無友不如己者程先生以謂上蔡云與不勝己者友鈍滯了人此語誠是然人之求友固不可無此心而亦不可必也必欲求勝己者而後友則勝己者亦不與我友矣聖人用心不如是子夏教其門人以擇交之道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此未爲過也而子張猶以爲不可則不勝己者不與之友聖人氣象恐不如是楊氏所謂如己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勝己也似以此言爲當銖嘗問之曰恐如此其弊或至於無責善輔仁之益先生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然銖思之終恐未安蓋味聖人語意正謂人好與不已若者處故爲此言以戒之無與毋通禁止之辭聞之李氏曰人皆求勝己者友則愚與魯幾於無友矣然世人

知與賢已處者常少而軋已者常多此學所以不進有
志於學則不如已者宜非所友此意不知近是否乞賜
垂誨

學則不固程范游說是母友不如已者李說是

顏子不改其樂章程子嘗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
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銖豈當躡等妄論及此但近
見一朋友講論次說及此覺得說入玄妙且又拘牽於
鮮于侁之間使顏子樂道則不爲顏子之說說入空寂
去因試妄意揣度以謂聖賢所以皇皇汲汲者正謂欲
求得本心而已苟得其本心以制萬事則天下之樂何
以加此區區貧窶豈足以累其心顏子在陋巷人不堪
憂而顏子獨樂者正樂此而已此與求仁而得仁又何

怨之意近似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所性謂所得於性者君子所得於性分之內雖大行窮居不爲加損樂莫大焉不知如此揣度不至大段礙理否乞賜垂誨

此等處不可彊說且只看顏子如何做功夫若學得它功夫便見得它樂處非思慮之所能及也

書金縢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一段按馬鄭氏皆音辟爲避其意蓋謂管蔡流言成王既疑周公公乃避居東都二年之久以待成王之察及成王遭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迎公來返乃攝政方始東征所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得其流言之罪人也陳少南吳才老從之而詆先儒誅辟之說銖竊謂周公之誅管蔡與伊尹之

放太甲皆聖人之變唯二公至誠無愧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未可以淺俗之心窺之也此辟字與蔡仲之命所謂致辟之辟同安得以辟爲避且使周公委政而去二年之久不幸成王終不悟而小人得以乘間而入則周家之禍可勝言哉周公是時不知何以告我先王也觀公之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其言正大明白至誠惻怛則區區嫌疑有所不敢避矣惟有此心無愧而先王可告也自潔其身而爲匹夫之諒周公豈爲之哉妄意如此乞賜垂誨

辟字當從古註說

微子篇曰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一段銖於三仁之去就死生未知其所以當留當去當死之切當不可易

處嘗讀微子書見其所以深憂宗國之將亡至於成疾
爲狂瞋毫無所置身其心切矣然終不言於紂以庶幾
萬一感悟而遽爲之去是必有深意者東坡則曰箕子
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紂
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舊所云者
害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微子之告箕子若欲
與之俱去然微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
所安者而已人各自以其意貢于先生微子去之以續
先王之國箕子爲之奴以全先王之祀比干以諫而死
爲不負先王也而林少穎亦從其說以爲二人處危疑
之地身居嫌隙不可彊諫徒死又無益故微子雖欲謀
於箕子以救紂之顛隳然箕子以謂我興受其敗

猶言
我起

而諫則受其禍

不可以復諫又不可居位故微子遁逃以避禍

而箕子隱晦以自存惟比干不處嫌疑故彊諫而死三

人所處之勢不同故各行其志以自達于先王而已審

如是說則微子箕子皆未嘗諫無乃屑屑然避嫌遠禍

以苟存乎唐孔氏曰我興受其敗者我適起而受其禍

敗不可逃免然殷滅之後我不事異姓不能與人爲臣

僕示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適值紂怒未甚故得

不死耳微子告二人而獨箕子答者比干與箕子意同

經省文也竊謂孔氏去古未遠

唐孔氏蓋推本安國之意

其言必有

所據蓋嘗因是妄謂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

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興受其

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